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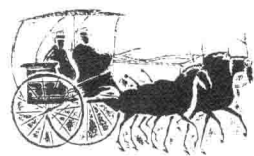
中庸催眠术

昌迦◎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庸



催眠术

昌迦◎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庸催眠术/昌迦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117-1801-3

I. ①中…

II. ①昌…

III. ①中庸之道—通俗读物

IV. ①B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7948号

中庸催眠术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董巍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66(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址 www.cctphome.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 192千字

印张 12.75

版次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中庸催眠术》 内容提要

在佛教的五明学中，有五个科目，其中三个是与“符号学”相关的，占了半数以上的比例。它们是内明、因明和声明。用现代话说来说，也可以称之为“佛教认识论的语义学”。内明是基于因明和声明的佛教认识论，因明是符号句式间语义关系的语义学，声明是符号间符号关系的语义学。三者构成了佛教所专有的、立足于佛典的符号学完整体系。因此，符号学的研究是佛教里十分重视的传统治学方法，也被佛教人士习惯性地应用在文化间的横向比较的工作之中。

本书从集体催眠术的技术入手，分析了《中庸》其逻辑建模的方式。对比于龙树大师因明学逻辑形态的格式，来试图比较出孔子“中道思想”，与龙树佛教中道思想的差异性。阐释千年华语环境之下，两个不同文化体系下的诸多概念共用，又各为逻辑内涵的地域文化奇观。由于本书是对《中庸》一书全文的逐句点评，所以我将重点对孔子中庸思想，做逻辑与概念的分析，与以往人类已有的逻辑成就做现代判断。比如，某句所具的逻辑，孔子用了什么逻辑悖论的形式，它造成的非逻辑后果是什么，做一个归纳总结，以方便从哲学上把握住两者的关系。总之，这是一本通过形式逻辑，来议论中庸之道对人类产生什么影响的书，我希望通过这种开发，来回归唐代佛教学术繁荣时期的理性，重举起佛教因明学的思辨工具。并将玄奘大师引进的古印度哲思精神，导入已显成熟的西方逻辑成就。以达到古今中外各哲学运算工具的通用。统一在科学理性的因果关系之下，让现代中国佛教走出数百年的因明学萎靡，走向更新的未来，是中

国佛教时不我待的时候了。此处分析《中庸》，只是我借《中庸》而主论佛学因明逻辑的开端，希望大家不要仅停留在嘲笑了孔子思想的逻辑是非态上，而应严肃地通过议论它，去重视华语环境中的逻辑严谨性。将严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与工作的科学性的这一逻辑意义的主题，进行易于理解的现代解析。只有习惯于严谨地对逻辑的归纳与演绎，才能让我们华语世界未来的哲学与生活，得到真正的发展与进步。当然，如果儒者也能从我指出的孔子的各类逻辑悖论中，找到改正思维悖论的行动方案，那么这本书在促进现代佛教的同时，也同样会对崇儒者有益。这是我所真切希望的。

这是一本有关“孔丘悖因”和古代巫术解析的书，借以阐述社会学意义上的集体催眠术，以及在它阴谋下的社会危害性。做为一名传统宗教的禅宗法师，我以自身的切身修行体验，为这种外人看来十分神秘的现象，做个初浅的探讨。我于“孔丘悖因”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于对这个社会现象的切身考察和思考，来自于我 20 年的禅定修持经验。

一、引言

——巫术中的集体催眠术	1
-------------------	---

二、序文

孔子与龙树	10
-------------	----

三、焦点中庸

1. 悖论的开端	18
2. “小世界”悖论式	28
3. “柏拉图－苏格拉底”悖论式	36
4. 二进制冲突的精神与物质	44
5. “孔丘悖因”	52
6. “拓扑环带”悖论式	59
7. “双重梦”悖论式	73
8. 伪娘理论	79
9. 以柯伐柯	87
10. “蠕虫与橡皮筋”悖论式	94
11. “无穷倒退”悖论式	104
12 “理发师”悖论式	114
13. 巫诚	125

14. 加权配天	137
四、总结	159
五、附一	
《中庸》全篇注解	172
六、附二	
涉及本文的射影几何焦点透视学补充	189
后记	193

一、引言

——巫术中的集体催眠术

神通，一直是古代巫术吸引群众的核心内容，曾是巫者们以领袖身份，组织社会群体最原始的政治工具。当然，做为有历史文化遗产的宗教，神通也为各种合法宗教所重视和研究。佛教中，神通虽不是所追求的修行目标，但修行者在禅定过程中，也会触及这个内容，因为禅定修行的副产品中，具有产生神通能力的可能。这也让禅修生活，带来了几分神秘和危险。总之，我们在禅修中会与神通现象相遇，这是客观的事实。

体验神通，话要从我的师父说起。密参大和尚^①是我佛门出家的剃度师父，也是我追随最长时间的修行导师。之所以说他是我追随时间最长的人，是因为在我不悉世事的成长年代中，他就一直在暗中观察和保护着我，直到我出家为僧。密参大和尚长期生活在上海，是一位在上海佛教老居士口中传有神秘色彩的人物。他在社会上的行动我了解得不多，不知他为什么事，在那个唯物主义的时代里，成了著名的神秘人物。从我个人的切身体会，他是行为上有神通的人。但是，他在生活中却总把自己隐藏起来，只用于特殊的教育里。并不是如古代人那样的用神通来组织行动，所以他又是很奇怪的一个。人。

我虽没有跟他去学习密宗，当时我来到寂静园出家时，他的密宗教学已结束，并开始教禅宗了。但是由于我与密师父的上海之缘，我还是了解到一点他的神通。我在出生后不久，有两位幼儿园老师一直出现在我的身

边，她们伴随我走过了在上海的幼儿园、托儿所和小学的世俗生活，可以说我搬到哪，她们就会出现在哪里。后来我出家，又在绍兴寂静园投奔密参禅师时遇到了她们，她们是这寺院的老护法。而她们只是好几位护法居士的代表，在上海我见过这样的奇事：读小学时，我正在听语文课，语文老师正在讲课本里的内容，讲着讲着老师就开始跑调，讲开了与课程无关的文字训诂内容的话题。猛然，老师从话中回过神来，把粉笔刷一抓冲出了课堂门，向着校墙外大声抱怨，指责外头有人在暗中操控改动了她讲课的内容。后来，我知道她是一位佛教徒，她的师父就是密参禅师。而我在后来的古汉语基础，就是这么在极特殊的环境下学到的。

另有一件事，我青年时代与一群艺术青年去武汉考学，在武昌的旅馆中遇到一个人，他让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密师父。虽然他隐蔽得让我怎么也看不到他的真面目，但是他却也要留下些漏洞的。他说是去武昌看徒弟的（我一师兄弟家就在武昌），他问我会不会做佛？我说学的是西方雕塑，是来考学的。于是他从包里拿出一把传统的东方雕塑小工具来，开始教我做佛像的工艺。并说学做佛像并不难，更应该学做佛。两小时后，他又说教会了你，你得叫我声师父。我说您的姓名和住址我还都不知，我如何称呼呢？他又说：这个事我要处理好了才走，你到时候要到这里看我。他于是说出了地址和姓名，叫我将来到宜兴去找徐汉棠，可是后来才知道雕塑大师徐汉棠并非是这师父。而当我去宜兴找到雕塑家时，密参大和尚此时正圆寂在无锡经宜兴去往绍兴的车上。

在武昌旅馆里，他说我将会再次来武汉的军事院校进修，我不太相信，于是还机智地向密师父要证件看，一时为难了他。后来，他借助着幻术想混过去，他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一个红本本（现在想来应该是个归依证）让我看上面的内容，却有意让我去‘看’成了个工作证，我说照片还没看清时（其实那上面没照片），他有点吃惊地嘀咕道：不好！再看要出麻烦。便强行合起红本子收进口袋……他在第二天，就从旅馆里悄悄地消失了。

我在少年读小学的时候，常在白天，见到有几个人在我家楼下拿着锣鼓木鱼什么的，对着我闹。于是我就用小石子来投他们。这时，有一个人（依旧看不清他的面目）自称是“师父”的，找到我在蔽静处解释道：他

他们没有恶意，别怕！他们是来找你去出家的。然后教了我如何去拒绝别人用幻术影响我的意志，希望我未来的一切只是在自愿自主下行动……

当我24岁因为做居士学唯识无果，我想要出家，找龙华寺的明炆老法师请求出家。他却托人带话说我本不是他的徒弟，希望我去自己找到师父。一连数个寺院不收我，于是被介绍去绍兴的山中找苦修的道场。当我来到寂静园时，密参禅师以一句“哦！是你来了”，才结束了我上面看不清他面目的历史。密师父是一米八的个子，有着刚毅慈祥的脸庞。

我到寂静园后，寺里的师兄们开始在抱怨我的到来，他们说师父在我没来时说过：他将不久人世了，只是在等一个人来出家，这人来后他就要圆寂了。我只能在师兄们的怨声中默默的修学，这个过程是很苦的。白天要烧饭烧水打柴，晚上才能坐禅听师父开示到9点半，三年就这么过去了。我在寺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密师父要我低调为人。他托老居士带话给我，他不跟我用嘴交流也可以做到说法。因为数次发现我去师父屋里，就有我们的师兄在门外偷听，其实只不过是些生活上的问答而已。更好笑，有一次老和尚把我叫进去后，暗示不出声，然后叫我突然去打开屋门，门外竟赫然师兄弟几个人在伸头偷听。于是我便被安排在离师父一壁之隔的外屋，说是可方便于师父隔墙教学。

密师父手上有一个普通的本子，他会拿出来看一看，他说上面有他去世后的一些重要事件。我当然是不知道上面记了什么的，他给我看过，只是些空白的页面。当他快去世时，还给我看过一次他“人缩小”的幻境。这是在上海他的寓所内，我们谈到了藏密大圆满法有关“虹化”议论。由于我没有想学密宗，所以他要给我一个特别体验。在几秒的时间里，竟让我感觉到他从座位上缩成很小，坐着如一尺的身高。当我在疑心面前境界的真假时，幻境消失他大小也还原了。他常手拿这个神秘的本子，对我说：你给我看看，我把未来说给你听。他明确知道自己死亡的时日，就是用了这个方法。

神通，是佛教专业的僧侣们在修行中常遇到的事。密参禅师的神通，也是通过修行佛法获得的。他这种神通，是可以用意识感应到当场别人的心思，也可以知道自己肉体消亡后的数十年的未来事件，但是他绝不能公布于天下。我有一次见到他说十多年后某地有大地震，他问我如何去说。

我讲千万不能说啊！人家世代都生活在那里，要说服人们都搬出来是不可能的。发布信息且是危险的。老和尚答道：是啊！这就是人的业力，我也无法救他们。我看到他的泪花眼里湿热了…这是理性下真正的神通，它是一种不会违背普通社会规则的超能力。这似乎与语言交流无关的能力，它是人类之间脑波的能力？显然这已跨越了正常的时空。

人类中少数人或具有脑波传递的能力，但大多数普通人还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于是，巫术里有一种技术，让人产生特殊的幻觉境界。产生境界的方式有很多，最多的是一些药品的致幻，但致幻对象以无文化水平的情绪者为优，他们认为能思辩的文化人，是不能产生致幻感染的。致幻，就是人的思想产生了不太正常的那种感觉，它几乎是一种精神疾病。在中国农村里，还是存有这个巫术组织的，在南方叫“仙人”，在北方叫“大仙”。虽然地区不同，但思维水平都是处于底层百姓的无文化层次。这些人的表现与佛教僧侣相反，是把自己搞到幻境的程度，并用手足或语言表演的方式，来向旁人传递信息借以影响众人。所以这些巫者是属于自我催眠的人，他们会让自己随时进入迷失的状态里。过去古代的北方军队，用他们的迷狂表现来鼓舞战斗的胜利。虽然也能多少介入一些人与人脑波的交流，并且能以在场者未言的心底所知为资料，讲出在场者过往熟悉的往事，能让在场者信其神力，但对于未来的实事还是无能的。巫者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是十分混乱而迷信的。经常会因迷信乱说而制造出一些悖论性的恶性事件，比如常见巫者对人说：你要有难了，你会两年内坐大牢的，除非你如何如何做。结果，按照他说的做后，反而两年内坐了大牢！这就是一个很悖论的结果。人们为这种常出的自悖现象，感到惊愕。

虽然，从本质上说，佛门的神通与巫者的通灵是一个人们未知的原理，但由于巫者在意识形态上与鬼神做了联系，所以高僧从禅定中所收获的副产品神通，在哲学信仰和运用上是与巫者相反的。高僧只认同以佛教教理解释下的生命因果关系，而巫者却大多将其归于鬼神的上身，如果佛教僧侣的态度是对的，那么巫者反向的运用而导致因信致祸的悖论结局，便是必然的。

我于上世纪80年代在寂静园修行时，密参禅师还演示过一个因预见的提早行动而遭致果报的事件，这个事让我们白吃了不少苦头。一天老和

尚私下对我们说：社会将要出大动乱了，到时火车运输都会停掉，库房快点买米藏起来吧。于是我们从山下买回了一担担大米，整整藏了一屋子。为了防止老鼠偷吃米，又用铁皮做了几个围子。结果米在里面又开始生虫了，还得每月全部都倒腾一下，以防生虫。几个月后果然是政治动乱了，当时社会上的确也有生活物资紧张的情况。但山下的情况也并非预想的这么糟，那些仓储大米却在水气很重的深山环境下，开始发霉了！于是，我们全寺院又吃起了整半年的霉大米，动乱必竟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说，神通预言是不足以指导未来的，因为它同时会混入个人感情因素和个人的价值观，造成现实决策的失误招来对自己不利的果报。当然，这只是高僧在精度上的失误，如果换成是巫者的失误，可能就会是因果上倒置的失误了。所以我在此要代密参禅师向大家传递一句话：修行千万不要去追求修什么神通，小心走错了道。这也是他当年在绍兴深山的禅堂里，对我们不止一次的教诲！

我师父生前在宗教教学上示现的神通，从广义上讲的确是对催眠术原理的应用，好比凸凹透镜物质下所观察的世界，它只是时空的浓缩但不变形。巫师们用的跳大神之类，则属于典型的自我催眠术，是类似于不规则透镜下所看到的变形世界；而另有一类催眠术，称为集体催眠术，类似于对身心讲究“气”、“放松”、“无我”追求的类宗教行为，广义上也是属于集体催眠术的归类。集体所共“见”的种种精神虹彩，是类于观察三棱镜所现的五光十色。与讲“觉悟”下的佛教神通感应，以及“迷糊”的巫术跳神不同，集体催眠术是用于对团体人群进行精神洗脑和精神控制的，是政教合一的东西。

巫者会迷失在不正常思维中，来图以获得他人所不能的超能力。由于思辩能力的缺陷，他在为他人提供信息时，要么是因果混乱的，要么是因果颠倒的，总之显现了不明因果的行为导向。看到现代社会里的官员们，总有个别喜欢偷偷的到农村巫者那里去问仙，这些人做了政府官员真是百姓的不幸。他们自己没有应有的自我思辩能力，还要去请巫者为他们出主意解决问题，政权交给他们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些人把高级轿车停错了地方，把迷失思维者当成了智者。

漫长的历史进程里，巫者的功能曾被原始政权利用于部落组织行动

中。我们知道，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商代和周代，都有巫者在为朝廷实施与天地鬼神交流的祭祀活动。祭祀是奴隶制社会所用的神秘仪式，是用来控制人群思想方向的类政治活动。其活动或以奴隶主背后操纵巫者的方式对民众进行，或巫者以神迹欺骗奴隶主和社会民众。总之巫者能出奇表演出未见过的过往事件的神秘性，让人以为他是有与天神地鬼交流的特殊能力。

天与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信仰对象，从自然科学来讲是大自然天地间的变化与人的活动息息相关。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政治变局中，巫者会扮演向民众证明造反者具有天地指认的王权，但是王权的拥有者制定的法典，只是利用了巫言而并非让巫者专权于政。从这个意义来说，巫言与王法之间是分开的。河南殷墟出土的大量龟甲文件，就是巫者为朝廷卜卦的遗物。由于殷朝晚期重巫，导致了政权的混乱，最后被周朝所取代。周朝虽以巫的形式用八卦建立法典《周易》，但《周易》正文里少有巫言的干涉，更多的是思维法则里的事件判断。天地在思维法则里，只是自然界的现象而已。但是将天地视为神明鬼魂的载体，却是巫者神论思维的必然。到了周朝晚期，巫者的地位又提高了，他们掌管着祭祀与民俗，又进而以方士的手法，向人们提供各种成仙的方法。方士的早期人物，就有彭祖这样的淫秽御女术，以及托名黄帝发明的炼丹服食养生类的东西。这个方士的神仙术，在孔子以后曾成为操控朝廷谋求财富的手段。秦汉时期方术的盛行，从宫廷成员到民间文人都热衷不已。秦始皇因为方士徐福以为皇帝寻仙山为名，骗得大量财物人员后海外出逃去了日本，引起了始皇帝的恼怒。于是抓了4百名术士来判刑，并把这些术士的书籍焚烧了，史称“焚书坑儒”^②。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说明当时这些术士就是些儒生。只不过他们除了做卜卦通灵的儒家传统巫术，还做着访仙求药之类的巫事。

到了汉代，这些儒生重新得到了新生，独尊儒术以罢黜百家的方式，让方士的求仙活动得到宫廷的认可。闹得严重的，更在朝廷后宫里，女人们也互相用巫蛊施术搞内斗，一片乌烟瘴气。儒家扮演巫者身份的来历，据说与“儒”的起名有关。儒在汉字中的原意，即为“雨天之人”，“需”下半部的“而”字，实为“天”字的古写。儒者，在孔子以前是专管祭天与求雨的神职术士，是祭坛的祭师。当然，孔子改造了儒的功能，他把

宫廷所有官员都归为儒家来培训和提供，这显然大大超出了儒者原来在周朝所拥有的职能范畴。由于范畴扩大后的需要，孔子推出的有关做官道德的“中庸术”，才有了汉代《中庸》的编辑成书，以适应术士干政的急需。汉代是历史上“中庸术”官方传播的开始，也是全社会都疯狂追求神仙世界的开端。从遗留下来的出土美术文物来看，其规模也是空前的。儒生与巫者，虽然都是术士，但儒生可以说是立志于从政的高级术士，而民间巫者就没有这么高的理想了，他们只是图个骗钱而已。汉代仙术的风行，让儒家没有预料到的是佛教文化的乘势而入。由于佛教僧侣当时也以神通游戏吸引喜爱仙术的中原人，所以佛教快速地传播起来。特别是浮图澄这样有神通能力的佛教高僧的来到，让本土的方术显然处于下风。佛教的核心理论是反对有神论思想的，但它又偏爱以有神论形式向社会传播，所以佛教与儒家在宫廷里的斗争变得十分紧张而诡谲。以至于如后世的韩愈等大儒，也一直钳以佛教拥有神化的外表，做出攻击性的话题。这只不过是斗争手段上的事，儒家的有神论核心也决不能让后世的儒生，去化为真正的无神论者。当然，文化不高的僧人也可能是有神论的俘虏，这是环境上佛教淡化的使然，在此不论。巫者的精神错乱是一种异化思维态，这是巫术最基本的技巧，用于自我催眠的意图来自于要获求通灵。异化的可能，无非来自于外部与自身两个方面。从孔子在中庸术的阐释上看，儒家与巫者除了求官欲望上的不同，还有意识上诱发异化手段上的区别。儒家的异化诱发是被提纯了的“阴阳”理论，用来代替了巫者的感性错乱。主动异化与感性异化虽在错乱所造成的颠倒上是结果一样的，但主动的异化过程看上去更为冷静。被异化的思维态，对于巫者与儒士来说，乃是其具有催眠术的功能而被他们所用。不论巫者还是儒者术士，由于技巧上放弃了应有的逻辑严谨性，以之得来的异化思维态中，人的行为逻辑性便会很差。而代之的是过份热忱的信仰，不顾逻辑理性的行为疯狂。从客观上讲，一位逻辑理性极强的人站在他们的前面，都会阻碍到他们异化思维态的发挥。

所谓的催眠术，无非是对人制造出思维错乱的定向格式。用感境追求或概念模型的方式，诱导自我和他人进入迷失状态中。“催眠术”只是外来术语，它的本意更近于“意志的迷失”，是讲对人做出放弃正常自主意

识的诱导，而只以潜意识的欲望做为行动的方向。

儒家所主张的修身，是实施的一种自我催眠，是异化自身原有意志的过程。他的通灵与巫者不同之处，在于巫者通的只是鬼神灵，而儒家更要去通君臣政治意义上的灵，或称“配天”。所以，儒家的思想实是政坛上的一种巫术。

使用政坛巫术的儒，它的追求是用儒家道德感化的方式，来对社会做集体催眠的功能，从而让社会人群迷失正常意志，以达到政治治理的目的。凡是玩催眠术，就必有诱导进入境界的过程，儒家也一样。儒家的修身是属于生理式催眠术，而它关于教学与参政上的治国，属于暗示式催眠术，它们都是用异化了的思想去影响原有思想的巫术。我国从孔子时代开始，政治化的巫术运用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人们匍匐在这种与神灵相交的自我异化下，一代代人在自我催眠中混混沌沌地生活着。直到上个世纪洋人坚船利炮的隆隆炮声不请自来，才惊醒了敢于质疑儒术的少数国人。

催眠术的技术有两个方面：它们分别是“互动感化”与“悖论运行”。借共识的概念来感化人，再用悖论运行来改变人。“互动感化”是借用“道德感化”的精神力量，来达到影响对方原有意志的目的。当然，他的道德是与对方有互动感应条件的，催眠最好的感应条件是加以欲望的纵予。人类从小到大对生存保障的希冀，是人生欲望的基本内容，被认做是人最潜意识的东西。所以孔儒专以“孝”做为催眠条件的基点，便几乎无人能看破他的诱导天机。

悖论运行是催眠术最核心的东西。它把一个错误逻辑的“思想”，用模糊态的表达方式，做出了伪“必然”的确定，从而产生出所谓“优秀思想”的诱发。儒家拥有概念与悖论双重的催眠术特点：概念上给一些术语，加以专用化的解释；悖论上是用一个个术语，建立起非逻辑的模糊态，并用了某个术语做出加权定位，从而制造出了强大的催眠境界，它与巫者所不同的，巫者自我做催眠后，演给有自主意识的旁人看，而儒者更是催眠了旁人，让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进入自我的迷失状态中。所以，祭坛巫者一般只实施个体的催眠术，而政坛儒者则更擅长于实施集体催眠术。

破析儒术若从常规的术语概念入手，在历史上几乎都是失败的。因为催眠互动中的概念很难加以抗拒，语言它具有模糊两可的特点。所以要揭穿儒术的内中阴谋，当从逻辑入手查它的悖论与否。一般来讲，催眠场合中一但被发现到了悖论存在，催眠也即会当场失效。如同大梦中的觉醒，你又重现自主意识了。所以佛教传播的是如何从被世俗催眠中醒悟过来，让每个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是佛教的真正目的。

美国催眠师奥蒙德·麦吉尔曾指出：在催眠状态下，人会放弃大部分自主性，行为也能不再受自己的意识控制。但前提是催眠术师所暗示的内容，不能抵触被催眠者的道德思想，方才可以获得控制权。不然，对方会抗拒暗示或直接从催眠状态中“惊醒”。^③所以，在集体催眠的技术中，有着道德建立和新思想教化传播的需要。儒家在政坛上的集体催眠行动中，即是专以“道德”的先期培训，来完成控制他人后期行为与自主意志的目的。

中庸是儒家用于实施集体催眠术的思想工具，我将在后面拿《中庸》全文，对全书文章的各自然段，用原文—译文—分析—总结这样的格式，一段段的地析给读者，让大家看清楚中庸术的集体催眠机制，以揭穿它的机理方式。这里我想揭示出一个道理：在催眠师眼里，道德——道德倾向是最好的催眠剂。而集体被一起催眠的最佳环境，是建立起了道德狂热的氛围。本书虽非研究人的超能力专著，但是由于中庸思想与它有催眠术的学术关联，故而以它做为本书引言，便于区分并导出集体催眠术的主题议论来。

① 密参介绍见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朱关甫著《绍兴宗教》第152页。

② 详见于《史记》。

③ 见奥蒙德·麦吉尔著《催眠术圣经》。

二、序 文

——孔子与龙树

本书是利用符号学手段，以研讨《中庸》为其目的。故而对逻辑格式与概念符号的推演与归纳，是我们从古籍文本上获得信息的必然工作。同样，对古代典籍如《中庸》这类的研究，也必须细究句式的概念与逻辑这两方面，以期达到无误判定它的实际与相状。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借鉴作用的内容。所以，我也将从逻辑和概念这两个原文所提供的素材上，去开展对《中庸》的全文，做出逐一分段的研讨。

孔子，生于被鲁国收容的一户宋国没落贵族家庭，父亲名纇，字叔。叔梁纇是以勇力著称的武士，孔子是其第二妾所生。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青年时管理过仓储，还管理过牛棚。十五岁立志于学，三十岁开始了授徒办私学的生涯。五十岁前曾数度想去鲁国的叛军中当土匪未果，五十一岁入宫当了鲁国类似市长和司法部的高官。在孔子任官的第一个一百天时，把十年前先于他办学的竞争对手少正卯，抓来诛杀了。一年后，因发动镇压鲁国三座富裕新城的事件，引发鲁国百姓所厌而被迫下台，最后开始了颠沛流离游说列国的求官生涯，但从没有被任何国家器重过。六十八岁才回到亡国了的鲁地，但依旧不能被已属齐国的鲁人重用。公元前479年孔子以72岁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①

《中庸》一书编辑者子思，是孔子的孙子。读书是有关孔子重要核心思想的言论汇集本，成书于汉代。